食素和素食的年代戏

马尚龙

某次,是在南京西路功德林用餐,确实领略到了极品素食的气派。那天晚上素食荤素莫辨之惊诧,摆盘刀工烹饪之考究,咸甜浓淡之恰好,还有大厨讲解之细腻,绝不会输给最高级别的法国大餐。

沉溺在素食享受之时,我瞬间走神,想到了一句曾经非常经典的俗语:我不是吃素的。当然我没有说出来,未免太不合时宜了。只是在我心里,“我不是吃素的”,越发涌了上来,几乎幻化为一小碟酱油一小碟醋,或是一小碟白砂糖,我从餐桌上夹来的每一道素食,都要在“我不是吃素的”小碟里蘸一蘸。

“我不是吃素的”,像是生煤球炉时升腾的烟熏气。这样的桥段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冬日菜场,买青菜黄芽菜也要排队,有人插队,排队的人不依;口水战马上升级,棉袄袖子也撩起来了。隔着劝架的人准备挥拳头:关照侬,我不是吃素的。对方反唇相讥:侬以为我是吃素的!突然有卖菜的发话了:两个人讲是讲不吃素,不过就是为了买点“素狗屁”吵的,有本事就要讲:我不是吃荤的!要么到功德林去讲:我不是吃素的!

在动辄扬言“我不是吃素”的年代,素是餐桌上的经久主打,是舌尖上无法说味蕾疲劳的食材。

声称自己不是吃素的,倒就是在吃素的;犹如声称“我不怕你的”,其实心里是怕人家在意人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缺乏文化自信。真正大鱼大肉之人,是不会高喊“我不是吃素的”。

真正吃素的人,是需要说一声“我是吃素的”,还要作为一条戒律:吃素自有吃素的规矩,自有吃素的历史。

即使是在全社会素食的年代,吃素和吃素的人,也依然很顽强地存在着。吃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一句“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说的是初一吃素忘记了,算是逃过了,十五可以忘记吗?事实上,初一十五吃素的人大多严谨,初一忘记吃素了,初二即会补上的。这是虔诚之谓。世界上所有的虔诚都是艰苦的。作为杂食类动物,人在生理本能上是需要荤素搭配的,吃素是信念,不是嗜好。即使是吃素的人,也还是以素菜荤化的方式抵制着荤菜的诱惑,有那么多的素菜都是带了“荤”名的:素鸡素鸭素肠素火腿,还有素的虾仁蟹粉猪肝腰花……是以假乱真的艺术,也是保留了很多人在心理上和口味上的对荤食的满足。

我见到过、也现场体验过真正的食素,是完全彻底的素,是没有任何艺术成分的素。

几年前,去广东丹霞山,半山上有锦石岩寺,虽然是三十多年前重建,但是锦石岩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是广东著名的佛教女众道场,也就是尼姑庵了。

拜谒之余,我们和众尼姑共进午餐。这也是锦石岩寺的文旅活动。

充满了仪式感的素餐。饭前被告知,吃饭时不可以讲话,不可以接听手机,不可以剩菜剩饭,吃好后,用温开水荡碗,而后喝尽洗碗水,碗也就此洗净。

自己盛了饭,四方围坐。有一年轻尼姑,端了一大盆青菜,在每人面前停留示意要否。大家都要了。须臾,尼姑又端来一盆,是咸萝卜干,我要了。再稍后,尼姑端来一盆,是霉乳腐;我已经没有了食欲。这就是众尼姑日复一日的素食。也是来此做道场或参观之人的格式化菜谱,“茹素数日,以净其身,清其心。”

这是为信仰食素。与之相比,我们只是为生活吃素。

为生活吃素是被动的,不过,被动的吃素也包含了若隐若现的信念: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高呼:我不是吃素的。

如今,再也没有人扬言“我不是吃素的”了,倒是间或听到素食升华为主义,也更是有以素食为时尚新潮的。

年代更替永远是风水轮换。同样是吃青菜萝卜,贫穷时代的大众无奈反转为美食时代的小众格局。

吃素年代造成的营养不良,早就被吃荤年代的营养过剩取代,于是,有人会怀念吃素年代的清净。不过,吃素年代还有一种病,与“素”有关:珐琅质被破坏了的“四环素牙”,是吃“四环素”和“土霉素”的后遗症,也是彼时的年代戏。

人间烟火在长长的队伍里

孔明珠

近来冬日太阳很友好,独自晒了几天感觉有点空虚,出门散步逛到衡复历史保护区新地标。哦,坐在广场里晒着太阳看手机的人真不少,法式当代建筑低调奢华,第一批招商进来的想必都是有实力有眼光的,食品饰品电器都透着一股时尚感。三年来,大家的消费观有所变化,尤其在实体店,纯欣赏的人比较多,只见一家店内排起了十米以上的队伍,如今的店招很不明确却同时激起好奇心,去看看。

原来是卖可自由配搭糖、巧克力、饼干碎的各色冰激凌,排队的多是美丽姑娘,服务的多是帅气男孩,姑娘这个那个的指示将一只冰激凌球装饰成一盆花。“滴”一下扫了码,开开心心到阳光下去拍照,涂了蔻丹的指甲加鲜嫩的嘴唇将冰激凌摄成私有专享艺术照或者小视频,发圈上平台引来惊呼与赞美,排半个小时队当然是值得的。

上海的街头个性小咖啡店已星罗棋布,著名品牌依然吃香,喝咖啡好好端坐用金边瓷器已显呆滞,而手握简洁标记纯色纸杯,街头风打扮,瘫坐金属椅或索性原地坐街沿的青年才够时尚。热门咖啡店排队到你需要问姓名,取咖啡时要喊号码,记得如果你没有英文名字,将小陈小张的留给人家,被大声喊出来时会比较丢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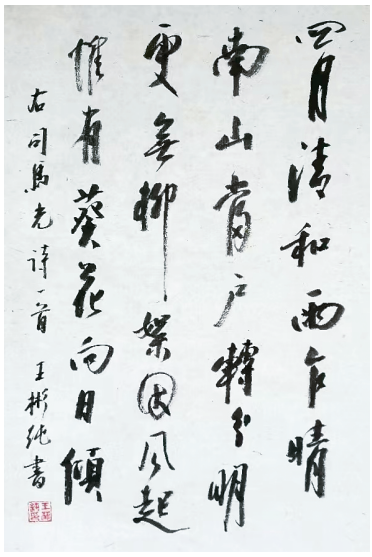
那天西北风呜呜地刮,一家热门汉堡店门口居然没人排队,姑娘和同伴红着鼻尖买好汉堡,按原计划坐马路街沿赤裸的水泥块上,举起汉堡扭着腰肢拍写真,风打得包汉堡的蜡纸哗啦啦地响。环顾四周没有簇拥嘻哈的同龄人,自己精心的打扮连个撇你嘴的路人都没有,好寂寞。

热爱排队追究起来是从众心理作祟,总觉得趋利避害不会吃亏。层次高点买新楼盘商品房买大名牌限量版,层次低的有免费抽奖拿礼品。还记得二十多年前中大型超市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竞争激烈需要拉拢顾客,于是想出每周送鸡蛋活动,就像现在新出公众号求关注一样,追求数量不在乎是不是目标客户,只要你踏进超市就能免费领到七八只鸡蛋。周围的老人都来排队,一个比一个起得早等开门。弄到后来家里颤颤巍巍的老人也被惊动去排队了,现场挤挤挨挨出事故了才罢休。最近还看到有人提出给老人送鸡蛋打疫苗的馊主意,至于某些新产品开店上市雇人排队,恶意制造虚假繁荣,实在是蛆虫一般的行为。

距离产生美,上个世纪中物资短缺年代的一些场景,来到回忆中竟也会被披上一层浪漫色彩。比如当我怀旧散文写到小时候天蒙蒙亮就起床到菜场排队买冰冻带鱼时,遇到了小学同学带鱼西施穿着高帮橡胶套鞋在掌秤卖带鱼,她长得那么美,像公主落入凡间,而排在队伍中的瞌睡男人瞬间清醒,而我也忘记了寒风和饥饿,不断移动脚步,目光无法旁移。买完带鱼又去排队耐心等待刮鱼鳞服务,蹲下身来讨好腥臭味十足的刮鱼鳞老太,花一分钱买一堆鱼头鱼尾带回家煮猫饭给小猫咪吃。春节凭票供应猪肉,我们弄堂小朋友联合起来,派一个人打前站去排队摆砖头,等天亮后再将砖头换成人头。组的买菜团中还必须有“撑市面”的野蛮小鬼壮胆,小姑娘就像有了十八世纪小说中所谓的骑士保护一样,排在队伍中心里美滋滋。

贺友直先生画旧社会市民悲惨人生中也有排队的画面,印象中有一幅谓《轧金子》,画面上旧上海外滩银行门口排着一堆面黄肌瘦的百姓,层层叠叠的人贴大饼一样,五官被挤得变形,神情疯了一样,警察龇牙咧嘴高举警棍维持秩序,一只钟表示时间就是钱财,行情瞬息万变钞票贬值就是草纸,排队在前面的人手里的金圆券换黄金后得到的钱可以买10斤米烧饭,而排在队尾的会连一口粥都吃不上。那种噩梦般的排队毫无美感,谁都不想再见。

排队遵守一米线距离是讲文明的标志,在预防病毒的日子里,人们自觉遵守养成了习惯,头面清洁,衣着光鲜,队伍形态渐渐富有美感。冬日暖阳,梧桐树下鲜花怒放,喜爱排队的老阿姨爷叔排队在“光明邨”秤熟菜,去“国际饭店”买蝴蝶酥,来“美心”打包鲜肉汤圆八宝饭。同样热爱排队的姑娘小伙子兜衡山路、安福路、武康路吃冰激凌喝咖啡,那样蓬勃的街景充满温馨与安宁,是与我们睽违已久的人间烟火气。



(书法) 王彬纯

演员张颂文

吴翔

《狂飙》火了之后,人们翻出早年媒体采访张颂文的片段。

从导游到演员的改变,源于一句鼓励。24岁那年,张颂文和另一位导游聊天,他说自己有个做演员的梦想,叹息自己年纪大了,太晚了。“怎么晚了?张艺谋也是28岁才去学电影的。”同事的一句话,醍醐灌顶。他辞了职,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票。25岁,他成了北京电影学院年龄最大的新生。

选择做演员,在经济上,他很长一段时间是穷的。流量明星的“天价片酬”从来和他无关。在一档节目中,他曾说:“有一年我全年收入就3万多,直到今天,我的所有收入,勉强够我支撑全年的正常开销。没了,真的。我是一个‘中年危机’强烈的人,而危机源头,就是‘生存’。”

的确,他曾说过自己拍戏将近二十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收入都非常低,只能在远郊租住农村平房,但自己并不觉得苦并乐在其中。他也说过,中国只有0.5%的演员能做到衣食无忧,剩下99.5%的演员都收入极低,工作18个小时,还被不停压榨,依旧无人关注,大家只关注那0.5%的人。

顺义乡下的一间出租屋,那里是张颂文的家,他一住就是十几年。张颂文生活质朴,不卑不亢,他只是陈述事实,不需要同情。他甚至特意强调自己不买房不代表买不起,希望大家不要把自己写得太惨。“我租的平房宅子虽然质朴但被我收拾得非常舒适。”他在微博上写道,“被大众认可之前,要经历漫长的煎熬……没人逼你要做这个,自己选的,所以一定是乐在其中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抵过热爱两字,是不是?”

说到微博,那里记录着张颂文眼中的世界,还有他令人向往的生活。你会看到他拍戏时常去的江西饭馆里的小兄弟,也会看到菜场里知足常乐的阿姨,还有勾起他回忆的水杉……“每一天都是鸡毛蒜皮的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能在当中发现一些美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让看到的那几十个、几百个人觉得还挺快乐的、觉得今天很美好,那我也会觉得很美好。”在他的微博里,没有闪光灯、没有各种烦扰的喧嚣,就像他的家,门前花开花落,天空云卷云舒,平静也生机盎然。

张颂文喜欢在门前种花种菜,他说:“种菜是为了肚子,种花是为了生活。”长年种花,张颂文知道有些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到了冬天,如果花盆在室外它是会枯死的,但其实第二年春天它又会发芽。他经常在外面的垃圾站里看见各种被扔掉的花,因为很多人觉得那花已经死了。张颂文就会把这些花带回家,种在院子里。果然,等到了四月开春,它又长了。张颂文总是在春天来临前告诉自己:“再等等,再等等,它应该就能开出一朵花了,你为什么不等等呢?!”

“我记得初中英语老师说,你每天坚持学十个单词,坚持下来看你一年学多少个?一年下来你可以学到3000多个!一个人有3000多个词汇量,那基本上日常对话没有问题了。我当时不理解,也没有这样做,而我这样做的同学,现在就在做翻译。”现在张颂文懂得了坚持的力量,虽已年过不惑,依然不晚。

戏红了,他依然还在演戏的路上坚持梦想。人红了,他也坚持安静地生活,继续和菜市场的大爷大妈唠嗑,然后被邻居们扯着嗓子喊的一声“小张”叫去帮忙卖卖花,看看摊位;继续会在傍晚走出家门,看夕阳洒满了一整片菜地,站立很久……

哪有什么天才。令人叫绝的演技,都是张颂文用岁月一点点“熬”出来的。

只因为看到了一本书

许云倩

编者按:年龄相差20多岁。他们之间,老的视小的为朋友;小的对老的不用执“弟子礼”。智慧的碰撞,经验的传递;平行的交流,互补的滋养,你身边有这样的故事吗?

与张昌华先生相识差不多八年了,与他认识,也是极其偶然的。我在上海书城找工作用书,于千万本书中,偏偏就看中了一本书名为《百年风度》的书。经与出版社联系,很顺利地,这本书就在我们的报纸上连载了。虽然每天的连载上有作者的名字,但我很快就忘记了。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很浓重的苏北口音,他说,他叫张昌华,是我们正在连载的《百年风度》的作者。就是这一个电话,使得后来发生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很自然地,张老师就成了我的作者。他与我的父母是同辈人,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却不改一位老派文人的周到和儒雅。岁月的沧桑,未曾遮掩他向所有朋友发散出的温暖。从他的文章中,我了解了在他的编辑生涯中交了很多的名人朋友。王映霞、吴祖光、萧乾、文洁若、周有光、苏雪林、林海音、杨苡、黄宗英、聂华苓……不胜枚举,而且不是泛泛之交,他是用心去和他们交朋友,这些名人也把他当作自己人。譬如九如巷的张家姐弟张允和,以及他们的后代沈龙朱一直给他寄家族自办刊物《水》,张允和给他写信说:“你是张家的好孩子,奶奶舍不得打你。”编辑做到这个份上,真是让我这个同行感到惭愧。我也曾和很多名人有过工作上的来往,但仅限于工作,有时工作调动后,就失之交臂了。而张老师会时隔很多年,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看望这些老人。曾经有几年,他坚持每年来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后来因为疫情才不得不中断。

有一天,张老师发微信问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要不要,和当时正在热映的电影《无问西东》同时代的。故事的主角是著名作家凌叔华、陈西滢之女陈小滢,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她为了上战场,以14岁的年龄写下一封血书,宣誓:“以个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奠国家民族亿万载不朽之根基。”并且他展示给我看那封信的照片,我看了之后,仿佛感受到了照片所传递的热血沸腾,立刻说:“这篇稿子给我吧!”稿子刊登后我发在朋友圈,被一个师兄看到了,师兄想去北京拜访陈小滢,在征得小滢先生同意后,我把联系方式给了师兄。师兄的访问很顺利,意外收获的是,在他们的谈话间帮小滢先生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闺蜜。这位闺蜜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先生的妹妹周徵佑,她俩结识于少女时代,没想到过去那么多年还能重续前缘。对我来说,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周徵佑阿姨是我儿时的邻居,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经我无意中搭线,竟让这么遥远的两个人重新联系上了。

我把这件事告诉张老师,他并没有表示特别地意外。他帮助别人找到亲人才是格外地曲折和传奇。在和林海音的来往中,他得知林海音在墨尔本的女婿张至璋寻找父亲的事,但因线索太少,如同大海捞针。然后他就用自己的稿费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终于获得一位神秘女士的帮助,辗转找到了张至璋的堂弟。虽然张至璋的父亲已经去世,但他寻访到了父亲和他们分离后的生活轨迹以及遗物,后来写成了一本书《镜中爹》。很多年前,我看过这本书,感叹不已,直到张老师给我一篇稿子《林海音的手表》时,才知道书中有个关键人物,就叫张昌华。

十日谈

忘年交

责编:刘芳

临别时,他送我上车,轻声叮嘱:“叔,你一定要保重”。